

周新民 周琴 著

思敬園

上海城市记忆拾遗

思敬園在城東

朱之淇別業

四時花木繁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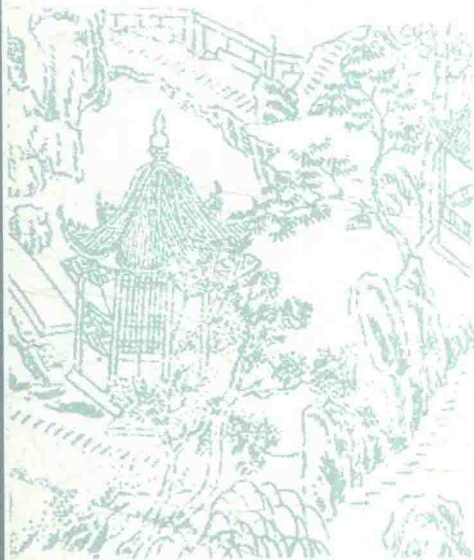
頗擅幽致

有望云閣

一草亭

非水居

簞翠亭諸勝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思敬園

周新民 周琴 著

上海城市记忆拾遗

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 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敬园:上海城市记忆拾遗/周新民,周琴著. —

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8.7

ISBN 978-7-5458-1654-9

I. ①思… II. ①周… ②周… III. ①城市史-建筑史-史料-上海 IV. ①TU-098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9561 号

责任编辑 曹勇庆

封面设计 卞书径

思敬园:上海城市记忆拾遗

周新民 周 琴 著

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21.25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654-9/TU·17

定 价 68.00 元



应邀参加“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”与苏智良先生合影（2013.11.14）



苏智良、周新民、吉见义明、林博史在慰安所旧址售票窗口前合影（2015.6.7）

序： 可贵的探索 不懈的追求

本书的作者周新民先生是一位一辈子与舰艇打交道的资深工程师。在职期间，他长期从事舰船科技、行业标准情报研究工作，并在专业期刊上曾发表舰船专业文章 50 余篇，专业译文约 20 篇。退休回沪定居后，周新民致力于自己身边的城市记忆拾遗，自喻草根史学。

周先生对史学尤其是家乡上海的街道、园林、建筑之历史，情有独钟。以古稀之年走街串巷，迷恋于一座园林、一幢建筑，寒来暑往，反复求证。作者说过：“如果知道某些历史线索，甚至有可能被以讹传讹的历史，不去考据事实真相，不向社会披露，今后很少会有人再有兴趣，再有机会关注你所知道的历史线索，那将会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那将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。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草根上海史关注者的信念，也是近年来我在申城记忆拾遗考证中的深切体会。”

本书能结集出版，除了周先生对历史的执着，还有对上海的挚爱。这些成果是对目前已出版的上海城市记忆重要拾遗和补缺，文章话题涉及作者身边的城市史、园林史、校史、企业史、家族史的田野调查，同时，作者还是部分园林、学校、街区演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作者以可靠史料纠正了上海地方志、上海丝绸志以及媒体报道中，个别与史实不符的论断。通观周新民先生的这本书稿，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，对上海历史的十多个问题进行了研究，他称之为“草根的城市记忆”。其中不乏创新之作，且

以图证史，也可说是研究上海历史文化、城市文脉、文化积淀、历史名人的最新学术成果。

我曾与周先生在苏州的金鸡湖畔，出席全国首届公共史学的高端论坛。与周先生的结缘，起始于上海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的调查。

当时，周新民先生因探索母校的历史而去查阅档案，结果发现，战时的峨眉路400号竟是个日军慰安所。周先生在求学时代，来自上海峨眉路的原大公职业学校的老教师曾告诉他，他们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，并入新创建的新中国第一所造船专业学校的。退休后，他萌生了了解母校创建始末的心愿。在查找大公职校档案时，竟发现这里曾经是日本海军的一个慰安所。遂十余次深入档案馆、图书馆等查找资料，并用城市地图空间定位进行考据，还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老兵曾在日本《改造》杂志刊登的回忆文章，便来找我帮忙。我即叫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帮忙查找战时的杂志，复印好送去。在周先生的不懈努力下，峨眉路400号这个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。我们还找到了数张日本印制的不同年份的上海街区图，里面都标有这个慰安所的名称与位置。尤其是在那幢老建筑里，当年日军官兵购买慰安所入场券的接待室，竟完好保存至今。这在亚洲各国的慰安所遗址调查中，是非常罕见的。近年来，如“慰安妇的声音”申遗国际委员会的全体委员：日本的吉见义明教授、林博史教授，韩国的李信澈教授、韩惠仁博士、尹明淑研究员等均到峨眉路400号实地探访，中央电视台、上海电视台等也曾记录拍摄。

历史学除了专业的学生、教师、研究者，再有民间爱好者的加盟和“轧闹猛”，就更加精彩；他们虽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却十分执着、敏锐、热心，坚持下去就会有所建树。这些年，我因为到各地调查抗战史，每每遇见民间史学的奇才高手。如上海的王选女士，因自己家乡浙江义乌的长辈

是日军细菌战受害者，而涉足调查、起诉、援助，历30年而不辍。当然，近年王选加盟上海交大远东审判研究中心，也算被收编了。川中奇人樊建川，资金之雄厚，博物馆之庞大，收集抗战文物质量之精品，均是首屈一指的。还有如抗战老兵关爱团体、上海918抗战网站创办者吴祖康、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等。与我们这些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专职教研者相比，包括周新民先生的这些草根人才，更加不容易。这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社会文化良性的发展，社会力量的成长，也必将促进我国历史学的发展。

祝愿有更多的史学爱好者加入到搜寻历史密码、记录乡土史迹的队伍。

薛智良

2018年2月28日

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上海抗战史研究会副会长）

目 录

1	序：可贵的探索 不惜的追求 苏智良
1	老城厢“思敬园”：曾是上海英国领事馆？
6	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究竟在何处？
21	新观点：上海最早营业性戏院与 最早英领馆遗址似在同一处
30	日本海军“军直营慰安所”寻踪纪实
45	拾遗：孔另境自传手迹和工作汇报
73	外商独资亦算“民族工业”？
82	忆及老城厢“思敬园”
91	思敬园图志
98	“思敬小学”百年钩沉
109	“思敬”二十年庆题词墨迹
128	“思敬”学长：大提琴教育家陈九鹤
138	扑朔迷离的上海民族绢丝大亨
162	徐明旭：我的国画老师朱芾甘先生
172	日军罪证新发现：“中孚绢丝”被毁实录

- 181 朱家花园逸事
- 186 朱节香是“大地主”？
- 195 新衙巷：上海“第一街”
- 204 五福弄有“福”
- 207 亦谈老城厢遗存
- 225 1953：南市太平村火灾散记
- 235 古庙遗址义井亭，银杏依旧庇今人
- 245 1946：民国“海军军官学校”在沪创办始末
- 262 郭寿生情系海军江南造船所
- 272 民国“海军上海医院”始末
- 284 “大公职校”逸闻轶事
- 302 新中国第一所船舶工业学校组建始末与发展
- 324 留住校愁：“上海船校”旧址建筑保护有望！
- 329 跋

老城厢“思敬园”：曾是上海英国领事馆？

2017年7月30日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“@上海发布”在微博上发布了6月29日由市文广影视局、市文物局在官网上公布的“截止到6月底，上海市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38处，区级文各类物保护单位423处，文物保护单位2745处，共计不可移动文物3435处目录”信息。随即被各类媒体纷纷转载，短短几天，在百度上搜索“上海3435处不可移动文物”，就能找到相关结果约6180个，影响真不小。

其中，老城厢“上海英国领事馆遗址”“西姚家弄48号”被公布为“区级文物保护点”。

上海开埠以来首家外国（英国）领事馆临时馆舍在老城厢长达5年半（1843年11月14日—1849年7月21日），其“遗址”真的在“西姚家弄48号”吗？

也就是说，175年前，老城厢江南古典私园——思敬园，曾被上海英国领事馆租用作馆舍！

实话实说，此说考据明显不足，是长期被以讹传讹忽视普通市民有价值的史实调查结果！

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西姚家弄48号上过学的笔者和诸多师生会负责任地告诉世人：西姚家弄48号曾是鲜为人知的“朱氏家祠”和江南古典私园“思敬园”的旧址！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才真正成为遗

址——彻底被拆除！我与同窗、学长、老教师是现场目睹的证人！

为了厘清以讹传讹的原委，梳理历史真相，笔者经数十年不懈努力，搜集到百年前的老照片和史料，翔实披露昔日西姚家弄 48 号沿革真貌。

（1）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 年）“朱氏家祠”竣工。

（2）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 年）家祠西侧的江南古典家族私园竣工。

（3）百年之后，同治十年（1871）年刻刊的《同治上海县志》中“遂以思敬名其园”。故“思敬园”实乃后人授予的园名而闻世。

（4）“思敬园全景线描图”及图文史料上有“思敬堂”等建筑，但并无“敦春堂”踪迹或其他图文记载，可以说，“敦春堂”在近代上海史文献资料中无考。

（5）1916 年，由朱澄俭捐资，在祠堂内创办“私立思敬小学”，并亲任校长。1922 年后，朱澄俭父子投资绢丝实业，成为上海首家民族绢丝实业和大亨。

（6）1952 年“私立思敬小学”由邑庙区教育局接管改公办，并更名为西姚家弄小学。

（7）1956 年 7、8 月，西姚家弄小学因辟建小操场，“思敬园”园景被毁。

（8）60 年代中期，西姚家弄小学并入附近的聚奎街小学后，相继成为溇浦中学（创建于 1965 年）、井冈中学分部、市八中学分部。青色的砖、小片的黛瓦，雕梁花窗、飞檐出甍、回廊挂落，雕刻精美、流檐翘角的老建筑最终全部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 L 形五层教学楼。

（9）2010 年 9 月，“董家渡路第二小学”迁入西姚家弄 48 号校舍，附近的聚奎街小学、中华路一小、人民路一小师生和退休教师关系（含原

思敬、西姚小老教师)都并入“董家渡路第二小学”。

(10) 2017年6月29日,市文物局在官网颁布的“区级文物保护单位”中,“西姚家弄48号”(今“董家渡路第二小学”)是“上海英国领事馆遗址”。

笔者拙见:

(1) 1843年—1849年,上海开埠以来的首家外国(英国)领事馆临时馆舍“遗址”在“新衙巷”,今学院路四牌楼路东南角地块。即东邻“思敬园”的西北角。

(2) 正本清源,西姚家弄48号是“思敬园(朱氏家祠)遗址”。

笔者建议:

(1) 西姚家弄48号“思敬园(朱氏家祠)遗址”当列入“区级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(2) 上海英国领事馆最初的馆舍,“遗址”应“修正”为:学院路四牌楼路东南角地块。

(3) 为传承上海历史文化,“董家渡路第二小学”校名似更名为“思敬小学”更合适。

上述诸项史实考据,笔者已在下列拙文中,均有详细介绍:

(1)《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究竟在何处?》,《上海地方志》2013年第5期(时为内部交流双月期刊,2016年起为有出版刊号的学术季刊)。

(2)《史海钩沉“思敬园”》,《园林》(上海)2014年第10期。

“一介草民”的“异见”,自2017年7月31日在微博、微信上公布以来,多次以私信向@上海发布、@上海文化、@上海黄浦、@解放日报、@文汇报、@新民晚报新民网等主管部门和媒体反映。但截至今日,

竟无一家回应“一介草民”的“异见”。

为尊重历史！为恢复历史真相！以免以讹传讹被贻笑大方！上海记忆拾遗者：古稀之年的“一介草民”无奈再次发文呼吁。

遗址保护“主体”将“生变”！

笔者在微博和链接新浪博客的史实寻踪发表后，获得近8万读者的阅读和支持。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、复旦大学史学博导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教授阅读后，立即在微博上留言力挺：“这是史实调查，不是学术争议，我没有调查是没有发言权的。从大作的叙述和分析看，你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。建议正式向上海市文管会提出，请该会进行复核。”

随后，笔者多次联系“区级文物保护单位”申报单位黄浦区文保所，所领导得知情况后，来电话告知，他们“将即刻组织人员对历史资料进行多方面的再次核查，进行复议”，“复议结果会与下一批确认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公布”（按惯例需一年以后）。其后，作者又主动上门拜访黄浦区文保所领导，详细汇报西姚家弄48号“思敬园遗址”的调查情况和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的考据。

一个半月之后的9月14日，笔者通过电子信箱，咨询进程情况。次日，黄浦区文保所答复笔者：“您的说法是成立的，我们会在合适时间统一公布修正”结果。笔者立即再去一信：“目前，需知道如何表述‘修正’的结果。”作者有预感，进展得太顺利，速度也够快的，也没有叫笔者去“答辩”一番。毕竟要否定在史学界已确定的结论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果然不出所料，9月18日上午8时许，黄浦区文保所所长来电称告知“修

正”的内容为：“西姚家弄 48 号，思敬园遗址”！而对关键的“上海英国领事馆遗址”在哪里？就只字不提了，也不做任何解释，就匆忙挂断了电话。9 点 45 分，不得已，再发一信：“黄浦区文保所所长：2017 年 7 月 30 日，百余年来，官方媒体首次‘确认’‘西姚家弄 48 号’是‘英国领事馆遗址’。你来电称：将‘修正’为‘思敬园遗址’‘西姚家弄 48 号’。关键的‘上海英国领事馆遗址’究竟在哪里？避而不提了！无论怎么说，向公众是交代不过去的。显然，你们是在维护上海史学界……原来的一些‘定论’。”继续让遗址问题以讹传讹下去？各级主管部门是否应该认真考虑呢？

2018 年，我们将迎来上海开埠 175 周年。百余年来，连遗址问题都弄不清？作为古稀之年的我，都感到脸红。更何况，史学博导葛剑雄教授都发声力挺：“你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，最早的英国领事馆遗址在今‘学院路四牌楼路东南角地块’。因此，要求区文保所将上海首个英国领事馆遗址，今学院路四牌楼路东南角地块列入黄浦区的‘区级文物保护点’上报，该结束以讹传讹了！”

此后，对于最早上海英国领事馆遗址的异见，笔者没有收到黄浦区文保所的一字回复，更没有收到市文物局的一字回复。

（2017 年 9 月 18 日）

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究竟在何处？

175年前的1843年11月14日，据《南京条约》和《五口通商章程》，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——英国领事馆率先在老城厢租借一座商人的住宅里开张，三天后，即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通商。自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。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，开设行栈、设立码头、划定租界、开办银行，上海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，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开始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大步迈进。在老城厢长达五年多的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——英国领事馆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，百余年来，其遗址也备受各方关注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笔者就曾留意过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。那时，笔者住老城厢，在西姚家弄读小学。因品学兼优，由班主任潘初恒老师推荐，与赵松涛等同窗成为邑庙区工人俱乐部家属儿童工作委员会一员，就是当今所说的“志愿者”，晚上负责俱乐部报刊阅览室值班。有一天，在报纸上有篇报道说，上海第一个英国领事馆遗址就在“西姚家弄”附近。东姚家弄、西姚家弄都是我上学、放学的必经之路，我常留意两边的旧建筑、大的庭院，似乎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被发现。直到1962年光明中学初中毕业，不走东、西姚家弄了，才暂时放弃了这一未向任何人透露的心中“疑惑”。这“疑惑”一放就是50余年。

不经意间，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地在外地船舶行业工作了四十年后，才于2005年初落叶归根回沪定居，才使笔者有充分的时间在互联网上浏

览上海史料，去借阅专家们的上海开埠的史学著作，去寻踪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，探索上海开埠史中小小一页的真相，这成了笔者退休生活重要部分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浏览了不少专家对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的不同诠释，还找到了60年前的那份报纸。在上海开埠170周年前夕，经认真梳理，笔者终于初步厘清遗址不同诠释的来龙去脉，有了草根的另类辨析和诠释。

目前，上海史学专家普遍认为，最初的英国领事馆临时馆址，是位于县城东门到西门当中靠近城墙的（注：疑为今东姚家弄）姚氏的房子。开埠三个月之后，1844年2月，英国领事馆搬到老城厢顾氏住宅“敦春堂”。五年半之后，1849年7月21日，英国领事馆在外滩自建的新馆启用。

一般史料上，就将租用时间长的顾氏住宅——“敦春堂”作为英国上海领事馆首个馆址，这一说法也被众多作者、媒体广泛引用。“敦春堂”也成为申城最早的外国领事馆馆址。

——175年之后，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今安在？

近百年来，众说纷纭，未见确切的可靠的定论，在主要的公开出版物中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说法：

- （1）2012年的“姚家弄”说；
- （2）2002年的“西姚家弄顾氏住宅敦春堂（今西姚家弄48—76号）”说；
- （3）2002年的“新街（弄）”说；
- （4）1957年的“西姚家弄小学西隔壁”说；
- （5）1934年的“城里东西大街新衙巷（Se Yaon Road）”说；
- （6）1921年的“the Tun Chun Tang dwelling house of Koo in the Se Yaou